元好問集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五 ◄

元好問集
卷十六

► 卷十七

卷十六

碑碣

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

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：「先大父之薨，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為神道碑。碑石已具，遭貞祐之亂，不克立。好退南渡二十年，乃還鄉里，思卒前事，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，不敢復議。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，仕宦至宰相，身存踐履之實，國有經綸之業。雖流風未遠，而人代既遷，征良史則墜簡已亡，懷舊俗則高年垂盡，瞻言丘壟，旌紀寂寥。好退無所似肖，不能奉揚徽烈，負釁蒙累，無以自處，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，則瞑目為無憾矣！敢百拜以請。」某竊自念言，不腆之文，顧無足以紀公之美，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，固宜以不敏辭。所以不敢終辭者，蓋金朝官制，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。自尚書令而下，左右丞相、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，尚書左右丞、參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。凡在此位者，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、預腹心之謀者為多，潢霤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，參用進士則又次之。其所謂進士者，特以示公道、繫人望焉爾。軒輊之權既分，疏密之情亦異。孤立之跡，處乎危疑之間；難入之言，奪於眾多之口。以常情度之，謂必以苟容為得計，循默為知體矣。然而持區區之忠，以盡心於所事，如石右丞琚、董右丞師中、胥莘公鼎之流，慨然以名臣自任者，亦時有之。惟公歷仕四朝，再秉鈞軸，不難於他人之所難，不徇於世俗之所徇。忠信篤實，足以自結人主；名德雅望，足以師表

百僚；敦龐耆艾，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。故百年以來，談良相者，莫不以公為稱首。夫善化一鄉，智效一官，人且喜聞而樂道之，不欲使之隨世磨滅，有如我公，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，秉筆之士，將不有任其責者乎？

謹按儀同三司、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，字良輔，姓張氏，唐名臣公謹之後。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，後又徙東阿，遂為東阿人。曾祖諱晞，行善好施，鄉人歸之。宣政末，常出財佐軍，二子得補國子助教。用公貴，贈銀青榮祿大夫、清河郡侯。妣劉氏，清河郡太夫人。祖諱詢，孝弟力田，家用不匱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、清河郡公。妣崔氏，清河郡太夫人。考諱彌學，篤於學問，以《尚書》為專門之業。初應鄉試，擢本經第一。後罷經義科，以詞賦取士，復預薦書。已而歎曰：「丈夫寧老於童子雕蟲之技耶？吾不復出矣。」常銘其左右云：「欲求子孫，先當積孝。欲求聰明，先當積學。」世以為名言。累贈崇進壽國公。妣王氏，壽國太夫人。生四子，公其第四子也。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，署曰「張萬相公之室」，已而公生，因以名焉。

公幼穎悟，號稱博聞強記。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，釋褐穎順軍新鄭縣主簿。丁崇進公憂，服除，調沂州費縣主簿。正隆政衰，盜賊群起，公有策禦之，盜為衰止，邑人賴焉。大定四年，調遼陽府路辰涤鹽司判官。課最，超淄川長山令。去官之日，百姓為之立祠。十五年，充尚書省令史。考滿，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，歲餘改大理司直。十九年，遷武寧軍節度副使。二十一年，召為尚書省右司都事。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。未幾，攝同知登聞檢院事，奏對稱旨，乃真受焉。再遷侍御史，不數月，改右司員外郎郎中。敷奏詳明，不為緣飾，世宗嘉賞之，顧謂侍臣曰：「張萬公純直人也。」俄遷刑部侍郎。

章宗即位，詔以遺留使於宋。使還，會創設提刑司，首命公為河南路提刑使。不期年，御史臺奏課為九路之最，擢拜御史中丞，時明昌元年也。元妃李氏有寵，上欲立為後，台諫以為不可，交攻之，監察御史宗端修、右拾遺路鐸、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。一日，上遣中使密訪公：「吾欲立後，何所不可，而台諫乃不相容，卿以為如何？」公言：「此大事，明日當麵奏。」及對，因為上言：「國朝立後，非貴種不預選擇。元妃本出太府監戶，細微之極，豈得母天下？」上默不言。明日，出公為彰國軍節度使，兼應州管內觀察使。其後立後議寢。

上思公言，召為大興府尹。二年九月，拜參知政事。以太夫人年過八十，表乞就養，不許。未幾，復申前請，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，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。歲餘，復以親

老為言，乃聽歸侍。六年，起為河中府尹。時屬軍興，調度百出，公為之平物價，寬民力，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。承安三年正月，上以太夫人之故，移公濟南尹。河中之人為建「去思堂」，畫像事之。九月，丁內艱。卒哭，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，起復授平章政事，超資善大夫，封壽國公。

主兵者言：「比歲征伐，多至敗衄，凡以軍事所給之地，不足自贍，至有不免饑寒者，所以無鬥志，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，則戰自倍矣。」朝臣議已定，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，大略以為：「軍旅之後，瘡痍未復，百姓拊摩之不暇，何可重擾，一也。通檢未久，田有定籍，括之必不能盡，適足以增猾吏之敝，長告訐之風，二也。浮費侈用，不可勝計，推之以養軍，可斂不及民而足，無待於奪民之田，三也。兵士失於選擇，強弱不別，而使之同田而共食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，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奸，四也。奪民而與軍，得軍心而失天下心，其禍有不勝言者，五也。必不得已，乞已冒地之已括者，召民蒔之，以所入贍軍，則軍有坐獲之利，而民無被奪之怨矣。」不從。即以衰病不任職，乞罷。賜告兩月，且以尚醫調護之。

泰和元年六月，連章請老，遷榮祿大夫，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，當同進士出身，詔充閤門祗候，又改筆硯局承應，尋賜進士第。所以優禮公者，他相莫與為比。二年，章再上，有旨：「卿頻上章告老，寧以言事不見從，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？何求去之數也。」公奏言：「臣誠衰老，當避賢者路，無他意也。」三年正月，章再上，不允，加銀青榮祿大夫。三月，歷舉朝賢之可代己者，求去甚力，上為感動，中使宣旨：「朕初即位，首命卿入政府，繼遷相位，以卿習於典故，處事詳雅，春秋雖高，而神明未衰，故且以機務相勞。今去意既堅，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。」明日入辭，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。公退居，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，朝廷有大利害，則遣使者就訪之。

六年，南鄙用兵，上以山東重地，須大臣鎮撫之，手詔起公判濟南府、山東東西路宣撫使，便宜行事。公為之布教條，問民所疾苦，貸逋賦以寬流亡，假閑田以業單貧。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，毋敢妄動；蒞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，毋敢妄擾。經畫既定，即移文有司，乞還鄉里，上優詔許之，仍加崇進，以榮其歸。七年冬十月，寢疾。一日，令具湯沐，灑掃庭內，曰：「吾將逝矣。」命子益執筆書遺戒，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。尋薨，春秋七十有四。上聞之震悼，輟視朝，賻贈加等，祭葬皆用詔書從事。有司考行，謚曰文貞，仍贈開府儀同三司。以八年二月，舉公之柩葬於青太裏北原之先塋。壽國夫人劉氏祔焉。大安元年，詔繪公像於衍慶宮，配享章宗廟庭。

公資樸直，不自表襮，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。平居不妄言笑，事親孝，待昆弟有禮，與人交不苟合。太夫人喜家居，留官下者未嘗久，每一書示至，公必望拜庭下，欷歔流涕而後發，左右皆為感動。夫人前歿，章宗欲有所賜，再拜謝不敢當，潔居終身。兩童子自隨，侍婢不得至其前。閑居鄉縣，與父老遊，敦布衣之好，初不以名位自居。仕宦五十年，在州縣，則治化清淨，不事科罰，而人有畏愛之實。在朝廷，則切於論列，有不便於民者，必委曲道之，雖理若訐直，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。大定之治，近古所未有，紀綱法度備具周密，公在相位，謹奉行而重改作，得守文之體，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，古所謂「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」者，於茲見之。

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，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：一立後，二括田。立後難於從，而章宗從之；括田不難於從，而竟不聽。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，山東、河朔上腴之田，民有耕之數世者，亦以冒占奪之。兵日益驕，民日益困，養成癰疽，計日而潰。貞祐之亂，盜賊滿野，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，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，必報而後已，一顧盼之頃，皆狼狽於鋒鏑之下，雖赤子不能免。蓋立後之事，在庭之臣皆以為不可，獨上以為可，故公之言易為力。括田之事，上下皆以為可，而公獨以為不可，故難為功。以一言之不相入，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，是不獨在公為遺恨，異世相望，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。嗚呼，豈非天耶！銘曰：

留侯授書，三往雞鳴。濟北有期，乃祠嘉平。神物不亡，時出效靈。穀城之張，帝傳載生。帝傳維何，文貞壽公。木訥之剛，樸魯之忠，以靜而應，以介而通，悃愊無華，安事勇功？郎署擢長，憲台進貳，相業之良，興陵所試。大定之治，講若畫一，公如曹參，守而勿失。守而勿失，民以寧謐。賜則陰受，跡容致詰。皇天生之，曷不成之？孝孫受之，曷不究之？在昔所難，在聽思聰。鳥群於前，孰知雌雄？兵以農戰，國從本固。皮之不存，毛將安傅？一言之微，邦可以興。作法於貪，敝將曷勝？悔罔後及，忠無前寤。我思古人，愛而莫助。黃山之陽，喬木蒼蒼，公墓有碑，千載涕滂。

王黃華墓碑

泰和壬戌冬，內翰王公卒於京師。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，將無以為葬也，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，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。未幾，以御製詩賜其家，其引云：「王遵古，朕之故人也。乃子庭筠，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，今茲雲亡，玉堂、東觀無復斯人矣。其家以遺文來上，尋繹之久，良用愴然。」而其詩有「天材超邁，無慚琬琰」之句，蓋公門閥、人品、器識、文藝，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，上意亦恨其得之晚，而用

之者百未一試也，故殷重嗟惜之如此。

公諱庭筠，字子端，姓王氏。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，太原祁人，避漢末之亂，徙居遼東。曹公特徵不應，隱居終身。其後遼東亦亂，子孫散處東夷。十七代孫文林，仕高麗為西部將，歿於王事。又八世曰樂德，居渤海，以孝聞。遼太祖平渤海，封其子為東丹王，都遼陽。樂德之曾孫繼遠，仕為翰林學士，因遷家遼陽。繼遠孫中作使咸飭，避大林延之難，遷漁陽。咸飭孫六宅使、恩州刺史叔寧，遷白霤。六宅生永壽，居韓州。遼天慶中，遷蓋州之熊岳縣，遂占籍焉。永壽之長子政，事金朝，官至金吾衛上將軍、建州保靜軍節度使。保靜之中子遵古，字元仲，正隆五年進士，仕為中大夫、翰林直學士。文行兼備，潛心伊洛之學，言論皆可紀述。明昌應詔，有「昔人君子」之目，子孫以「昔人」名所居之山，而「君子」名其泉，所為志也。中大夫四子，庭玉、庭堅，次即公，太師、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。生未期，視書識十七字。六歲聞父兄誦書，能通大義。七歲學詩，十一歲賦全題，讀書五行俱下，日記五千餘言。涿郡王公翛然，風岸孤峻，少所許可，一見公以國士許之。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，釋褐承事郎、恩州軍事判官，臨政即有能官之譽。郡民鄒四者，謀為不軌，事覺，逮捕千餘人，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。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，公以計獲鄒四，分別詿誤，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。再調館陶主簿。

公早有重名，天下士夫想聞風采，謂當一日九遷，乃今碌碌常選，限於賢愚同滯之域。簿書期會，隨俗俯仰，殊不自聊。秩甫滿，單車徑去，卜居隆慮，周覽山川，以謂西山橫截千里，隱然如臥龍，起砐峪天平、黃華，至魯般門，龍之首、脊、肋、尾皆具，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。山有慈明、覺仁二寺，上下相去不半里所。西抵鏡臺，直雞翅洪之懸流，幽林穹谷，萬景坌集，一水一石，皆崑閬間物，顧視塵世，殆不可一日居也。乃置家相下，買田隆慮，借二寺為栖息之地，時往嘯詠，若將終身焉。晉人庾袞，隱居義陽，僅見於傳記。黃華雖勝絕，而近代無所知名，至於高賢題詠，亦罕及之。自公來居，以「黃華山主」自號，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，人境俱勝，於公見之。山居前後十年，得悉力經史，務為無所不窺，旁及釋老家，尤所精詣。學益博，志節益高，而名益重。

明昌初，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，俄授應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誥，遷翰林修撰。坐為言事者所累，出為鄭州防禦判官。承安初，繼丁內外艱，哀毀骨立，幾至不起。四年，起復應奉翰林文字。泰和元年，復翰林修撰。扈從秋山，應制賦詩，至三十餘首，寵眷優異，蓋將大用。期年，罹此不幸，春秋五十有二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。官止承務郎，

緋衣銀魚。

夫人張氏，亦太師女孫。子男三人：萬安、萬孫、萬吉，皆早卒。女三人：長曰從淨，幼為女官，公沒後，以能詩召見，特加敬異。次曰琳秀，入侍掖庭。季女幼，在室。公既無子，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為之後，以蔭補官，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，文章字畫，能世其家。孫某、曾孫某，尚幼。

公儀觀秀偉，善談笑，俯仰可觀，外視若簡貴，人初不敢與之接。一見之後，和氣津津，溢於顏間，殷勤慰籍，如恐不及，少有可取，極口稱道，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。從之遊者如韓溫甫、路元亨、張晉卿、李公度，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、內翰馮公、屏山李公，皆為文章巨公，下者猶不失為名士，世以知人許之。為文能道所欲言，如《文殊院斫琴飛來積雪賦》及《漢昭烈廟碑文》等，辭理兼備，居然有台閣體裁。暮年詩律深嚴，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為工，方之少作，如出兩手，可為知者道也。有《叢辨》十卷、文集四十卷傳於世。世之書法，皆師二王，魯直、元章號為得法，元章得其氣，而魯直得其韻。氣之勝者，失之奮迅；韻之勝者，流為柔媚。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。百年以來，公與黃山、閑閑兩趙公，人俱以名家許之。畫鑒既高，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，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跡、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，號《雪溪堂帖》一十卷。至於筆墨遊戲，則山水有入品之妙，墨竹殆天機所到，文湖州以下不論也。每作一幅，必以千文為號，不肯輕以予人。閑閑有《上公詩》云：「李白一杯人影月，鄭虔三絕畫詩書。」馮內翰挽章云：「詩名摩詰畫絕世，人品右軍書入神。」人以為實錄云。

癸丑夏六月，某客燕中，萬慶為言：「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，南北喪亂，初無歸顧之望，衰年乃得灑掃墳墓。丘木已老，而旌紀寂寥，某死不得瞑目矣。今屬筆於子，幸有以惠顧之。」某不敏，自初學語，先夫人教誦公五言。志學以來，知慕公名德，蓋嘗夢寐見之，雖不迨指授，至於不腆之文，亦從公沾丐得之。己嘗不自揆度，為先正壽國文貞張公、閑閑趙公、內相文獻楊公碑矣，有如我公，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，顧安所逃責乎！乃勉為論次之，而繫以銘。銘曰：

山立兮楊休，元精兮當中。冠名士兮中朝，何隱隱兮隆隆。明昌天開，文治昭融，婉孌龍姿，孰云之從。望公修門，劍佩從容，行人會盟，常伯秩宗。閑燕論思，衮職彌縫。顧曷任弗勝，而鉛槧是供。生材實難，間氣所鍾，有物妒之，隨以禍攻。白駒忽其過隙，乃欲歷九關而上通。詩至夔州而仙，文以潮陽而雄。假公歲年，寧阨以窮？研摩於韓杜之後，宜愈困而愈工。養吾棟而先伐，果奚貴乎楠松？謂公不遇耶，獨簡在乎淵衷。謂

公為遇耶，方積累之為功。畀鎡基而奪之，而無庸計夫乖逢。馬鬣兮蒿蓬，摧熊嶽兮天之東。望倒景兮不及，抱明月兮長終。澤畔行吟，俯水伯之幽宮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，寫孤憤於《回風》。謫傅長沙，蟊賊內訌。邈前席之不再，俄占書之告凶。貴大患若身兮，羌今昔之攸同。我作銘詩，並以慰公。使不幸而為屈賈，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？

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

君諱楫，字濟川，姓李氏，系出隴西。唐末，其遠祖官汴梁。石晉之亂，流寓遼之北京，是為大定府。金朝取遼，有昭信校尉諱福者，避亂雲中，生子彥直，為汴京行台令史，仕至明威將軍、宛丘令，即君之考也。宛丘嘗尉淄川，樂其風土，遂為淄川人。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。君年十六，以蔭補轉運司押遞官。時正隆南征，在所寇盜充斥，及歲終受代，間關還侍下，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，甚嗟惜之。凡三歷酒官，遷忠武校尉。君幼學穎悟，雖已在仕籍，所以為舉子計者不少輟，三赴省試，皆入優等。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，景純大為獎異，謂君言：「吾子必名世，吾鄉為不乏人矣。」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，換承務郎，調歷城主簿，改積石州軍事判官。積石邊郡，羌渾雜居，君撫治有方，人甚安之。遷范陽令，召補尚書省令史。章宗以原王領省事，愛君占對詳明審當，每啟事退，目送者久之，終更留再考。未幾，除吏部主事。

陝右旱甚，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。君至關輔，馳奏百姓苦饑，當議有以賑貸之。未報，即開倉賑貧，所全活不勝計，朝廷以為知權，不罪也。改太府監丞，兼職常四五。朝譽既著，蓋將大用矣。明昌三年，以歲歉流乏者多，故田野不辟，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。君遍歷郡縣，勸課備至，世官有墮窳者，率真決之；徭役害農務者，以便宜罷之。是歲山東為之有秋。使還，授中都路轉運副使。京都承平日久，經費十倍，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，君有力焉。

丞相軍北行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饋餉，同列方以從軍為憂，而君自請焉。宰相重君之行，為改檄他員。五年，召授沁州刺史，兼知軍事。陛見之日，有詔：「朕比欲以郡守命卿，有司以卿資淺，未當得郡。朕識卿舊，故有此授。卿宜悉力為民，以稱朕意。政成，即召卿矣。」朝貴重君材，其行也，祖道都門，冠蓋塞路。是夕，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，乃扶護還鄉里。君天性純至，初赴積石，太夫人以六盤路險，登頓殊甚，山外高寒，非老人所堪，故留居鄉里。君在官一年，即以長告歸侍。年過五十，每違遠庭闈，惻然有孺子之慕。至是哀感過甚，殆無以自存，食飲淡薄，且不以時進。比葬，柴毀骨立，竟用是得疾，以某年月日，春秋五十有五，終於服次，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。

執紼之人，傾動州裏，行路為之淒愴，其誠孝之所感如此。

君自就學，即以和雅自將。宛丘蒞官剛嚴，君從容諫止，以故多從寬厚。歷中外餘十五年，廉正敬慎，超出倫等，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。其登科時，御題《易無體》，同年生六十人，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，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，程卷皆鋟木以傳；凡仕宰相數人，刺史、節度殆過其半，人以比前世「龍虎榜」，至論孝弟忠敬，尚以君為稱首云。

先娶沂州蒲氏；再娶錦州張氏，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；再娶宛平王氏，忻州刺史子正之女，皆封某郡君。子男二人：長國瑞，試補禮部令史，再任南陽縣令，以惠愛見稱。次子國維，興定五年進士，歷符離、葉令，淳正古雅，為時聞人。女二人：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，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。孫男女皆尚幼。銘曰：

處為儒先，出曰吏師。明昌名臣，道陵所諮。至性薰然，既厚其資。於濟事也權，於及民也慈。永錫爾類，從古有辭。人子養親，易失者時。含飴弄孫，為樂不貲。聖善所宜，神豈我私？誰為隙駒，忽其崦嵫。顧瞻玄堂，泣涕漣洏。及母下泉，尚慰我思。孰物之屍，孰命之司。曷畀之者全，而不以究施？伐石西山，勒我銘詩。是惟純孝李君之墓，過者式之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